

朱子大全集

第六
函八冊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六

行狀

少師觀文殿大學士致仕魏國公贈太師謚正獻陳公行狀

本貫興化軍莆田縣感德鄉胡公里

曾祖 贈太師沂國公妣黃氏贈徐國夫人

祖 贈太師蜀國公妣李氏贈蜀國夫人

父 贈太師冀國公妣黃氏贈越國夫人卓氏贈

冀國夫人

公諱俊卿字應求其先世蓋出潁川晉永嘉之亂太尉廣陵郡公準之孫西中郎將達南遷泉江始爲閩人其居莆田者歷唐五季而太尉十九世孫真二十二世孫嶠沆始班班見於碑碣

然世遠不可得而詳矣公之家自沂公以來皆以好施周急聞於鄉里公生而莊重不妄言笑七八歲自知爲學冀公薨執喪如成人少長益自刻厲紹興八年以鄉舉試禮部知舉朱公震張公致遠得其文讀之歎曰公輔器也將寘首選而同列有異議者乃屈居其次授左文林郎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業不以科第自高同寮宴集常謝不往一日郡中失火太守汪公藻走視之則諸椽屬方相從飲其所而公之輿卒亦或假之以行於是例以後至被詰責公亦唯唯權謝已而汪公廉知其實始召公慰諭且問其故公曰某也不能止同寮之行而又資其僕御亦安得爲無過且是時公方盛怒某也其忍幸於自解而重人之罪乎汪公歎服以爲不可及秩滿改宣義郎故事第二人再調卽爲館學清官是時秦丞相檜用事察公意不附已乃以爲

南外睦宗院教授終更造朝中塗心悸夜不得眠公曰吾它日未嘗如此意者吾親其不康乎翌日馳歸則冀國夫人果以是日屬疾矣遭喪服除添差通判南劍州未行而檜死乃以秘書省校書郎召在館歲餘非時未嘗一詣東西府時今天子方爲普友郡王高宗命宰相擇可輔導者宰相爭欲置其所善高宗不可命擇館職端厚靜重者爲之乃以公對除著作佐郎兼普安郡王府教授尋遷著作郎在郎二年講說常傳經義以規戒言簡理精以王好鞠戲誦韓愈之言以諫王敬納之王左右親吏故多與諸府寮狎公獨正色出入未嘗私交一談歷司勳禮部員外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除監察御史始公嘗與國子監丞朱倬隣居朝夕往來及倬爲言事官公一賀之遂不復往倬以是敬公旣遷中司欲薦以爲御史而先以告公力辭之後

數月汪徹爲殿中侍御史乃密以公名進命下然後謝公曰恐
公復辭不敢告也俄遷殿中侍御史首爲上言人主以兼聽爲
美而存心必本於至公人臣以不欺爲中而論事必達於大體
反復推明引今附古詞指溫厚而正直之氣凜然不可犯上固
異之又論御下之道惟恩與威不可偏廢今主兵之官率無遠
慮惟事驕侈其志不過聚斂以肥家其術不過交結以固寵其
所以侵漁百姓刻剝軍士陵駕州縣輕侮朝廷者無所不至而
任事者未嘗一誰何之則將不知有威矣養兵之費月計百萬
而虛籍太半不可稽考軍士疲於私使困於回易大率以奉主
將之私而所得衣糧隨手尅盡羸瘦單薄有可憐之色而主將
恬不之恤則士不知有恩矣陛下誠有以抑將之驕而警其情
作士之氣而收其心則紀綱正而號令行三軍之士孰不感戴

上恩而効死以報國者哉上亦稱善再三公遂劾奏韓仲通本
以獄事附秦檜寬陷無辜今檜黨盡逐而仲通獨全何以懲惡
劉寶總戎京口紀律不嚴哀歛特甚朝命分兵屯戍輒拒不遣
亦不可不治於是二人皆抵罪公論快之宰相湯思退秉政無
狀公論沸騰會冬無雲而雷公與同列共奏論之同列爭掎撓
苛細公曰宰相上不當天心下不厭人望是固當罷何以它爲
乃獨奏言思退文藝有餘而器識淺暗不足以任天下之重詔
罷思退以大學士奉外祠同列復議請褫其職公曰事貴適中
而已思退非有大罪特以不堪宰相而罷之則祖宗時免相恩
禮未可殺也且思退雖不才然視沈該不有間乎今該猶以大
學士家居而思退顧不得則執法之地所以議賞罰者偏矣遂
不復論金人自燕徙汴謀遂入寇中外震恐而楊存中久握兵

杓尤以哀歛交結得幸士卒嗟怨三十一年春正月旣望大雷
雹已而雨雪凝沍旬日不解公引春秋所書雷雪之變且言當
時兩異相距八日其變有漸聖人猶謹而書之矧今日並見
其異甚矣蓋雷雹陽也雨雪陰也雷而復雪是陽不能制陰陰
桀得作出而爲物害也以類推之是爲夷狄將陵中國臣下將
竊威權之象所以應之恐非虛文常禮所能及也今敵勢驍驍
蓋已可見備禦之計未知所出而大將官保傳總兵戎殖貨財
事交結奪民利壞軍政其力足以奔走死士其威足以杜塞衆
口道塗仄目中外切齒久矣養之不已將有指大於股之患此
最不可不深慮至於開言路用人望別能否正紀綱信號令廣
惠澤亦所以應天消變之術而不可緩者惟陛下并留聖意因
遂劾奏存中罪狀語益切天子爲罷存中奪其兵公又言去冬

無雲而雷今春已雷而雪間者日聞無光而淫雨不止前有地震之異變不虛生實應人事豈賢才有未用而賞罰有未當歟備禦有未脩而賦歛有未節歟近習有挾權而大臣無任責者歟左右阿諛者衆而忠謹之論不聞歟何嘉氣之不應也傳曰聽之不聰厥罰常寒願下求言之詔以審政事之闕而深詔大臣念咎引慝以咎天戒又言都使者多不舉職請令自今臺諫論列一道歲中四人以上臺司檢舉議罪以聞又言近世例以小廉曲謹文采輻藉取人而於識量深沈智畧慷慨之士未有以爲意者所以名士盈庭而臨事嘗有乏才之歎謂宜廣收博采舍短錄長用之繩墨之外責以事業之成勿拘小節勿課近効庶其有得以濟時用會語以災異數見令臺諫侍從條上計策公言金人窺伺其意不測而兩淮之籬籬未固荆襄之

聲援不接宜擇近臣有威望者盡護荆襄諸將之兵而假以它
用陰遣間使往來江上密問諸將計策或令各遣腹心赴堂稟
議使諸大臣從容延問詰難往復以盡其情參酌去取以定其
論庶幾緩急內外相應不失事機其它則選練犒賜以作士氣
擇吏蠲賦以輯鄉兵脩城築壘以嚴保障亦事之不可緩者而
揔其大要則在朝廷處置得宜有以服人心者而推其大本則
又在陛下益堅睿斷先定規模無以憂疑自爲退沮而已又言
命令之出不可不審內外之任不可不均又言今日之急在節
財用而冗官妄費實爲今日財用之大害且如添差總管鈐轄
一郡或不下十數人月俸大者百萬小者不下五六十萬公使
人從費又倍之其間又有連爲數任而不替者有更歷數州而
不已者宗戚生朝賜物尚依承平舊例外命婦亦請內命婦俸

給有旨罷勅局而或兩年不罷有旨減吏員而三省密院御史臺不減大禮浮費以巨億計樂工五百人教習百日食錢至二萬緡修輿服器仗不過增飾而戶工兩房兩部將作軍器兩監文思車輅兩院以至儀仗等庫官吏添給食錢日五六百者不知幾人自四月朔以至禮成爲錢不知幾許大率一有興爲無問大小稍有關涉行遣文書一字以上無不支食錢者而一歲之中無慮以十數凡若此類乞令後省取索立限裁損而陛下以身先之始自宮掖如寶元慶曆熙寧故事則邦用足民力寬而人心不患於不服矣又言諸州將兵例供私役教閱不時緩急不堪倚仗故今諸州往往有大軍留屯皆截上供以給其費宜詔有大軍處卽令將兵通共教閱無大軍處卽令旁近大軍分遣將吏就州教之勸以厚賞禁其私役異時習熟則所屯大

軍漸可抽回以省截留之費是時金人侵軼之勢已形而江淮
備禦之方未講大小惴惴莫敢發言公又力言宜蚤置統帥使
擇間探遠斥堠謹烽火修城池以待其變而當是時莫有堪其
選者中興舊臣唯張忠獻公獨無恙而方困於讒口謫居湖湘
中外物情翕然屬之上心益以爲疑不肯用也公乃上疏曰竊
惟今日事勢可謂危且迫矣而竊聞之軍民士夫之論則皆曰
張浚素懷忠義兼資文武且諳軍旅之事可當閫外之寄臣素
不識浚且亦聞其爲人意廣才疎其初雖有勤王之節安蜀之
功然陷陝服散淮師其敗事亦不少特其許國之忠白首不渝
今居謫籍杜門念咎未嘗不追悔前非老而練事殆非復前日
浚矣今事勢危迫如此而在廷之臣又未有能過之者雖有射
鉤斬祛之仇猶當置而不問况浚嘗爲陛下腹心之臣初未嘗

有此隙乎竊聞諧者言其陰有異志又以放棄之久疑沮益深
若付以權恐漸難制臣請有以明其不然夫浚之所以得人心
伏士論者爲其有忠義之素心也若其有此則久將去之誰復
與爲變乎臣願陛下察其讒誣畧加辨白且與除一近郡以係
人心庶幾緩急之際可以相及疏入未報因請對力言之上意
乃悟首肯久之內侍張去爲陰沮用兵之策且陳避狄之計公
遂抗言去爲竊弄威權虧損聖德今復沮撓成算請按軍法斬
之以作士氣上愕然曰卿可謂仁者之勇矣明日除權兵部侍
郎後數月竟用張公守建康如公策旣而邊報益急王師始北
渡江屯據要害而用兵之意猶未決也公言今守禦畧備士氣
亦振以此待敵何慮不勝若得金人便離巢穴送死而來則中
原塗炭之民與其種類怨叛之衆爭欲起而圖之者何可勝數

但以吾之重兵與之相持而別遣銳師分出間道以擣其虛則敵之成禽必矣臣之所慮獨恐其知吾有備僞爲甘言復以和議誤我耳然彼或出此而吾能益嚴備禦之計修築營壘大開屯田以爲久駐之基俟其退歸巢穴然後姑與之和此則猶爲中策但恐淺謀之士苟於目前更勸陛下受其甘言反以今日之計爲非是而遂歛兵增幣墮其計中則爲無策而大事去矣金兵尋果渡淮公受詔措置浙西水軍李寶因之遂有膠西之捷公因勸上進幸建康號令諸將指授方畧上然其計戒嚴未發而金軍自亂殺其主亮而歸詔公措置淮東堡寨屯田公行所過勞來安集流通稍復舊業金人更立新酋遣使來申舊好朝廷方議酬答之宜而議者或謂得故疆者實利也正名分者虛名也朝著多附其說公聞之亟上奏曰陛下前日和戎之計

蓋非得已今此使來正審事機正名分之日也若以得故疆爲實利則得之而未必能守是亦虛名而已豈若因此先正名分名分一正則雖未能卽復中原遽謁陵廟然亦足以作頽墮之氣慰神靈之心矧今金人挫衄之餘急於自定汲汲求和情亦可見是豈能復以彊大之勢取必於我如前日之爲哉當此機會臣以爲非獨名分可正而歲幣亦當可減惟在朝廷先定規模有以俟之則復中原謁陵廟亦不足以爲難也公又以爲和好果成尤不可以無備因陳選將練兵之策并圖上兩淮戍守屯田事宜所以爲保江之計者甚悉又請戒諸將申嚴逃叛之法毋得互相招誘又請擇文臣有膽畧者以爲諸將參佐使察軍政除宿弊因習戎務以儲將材又言淮北流民自相剽畧吏不能禁宜加區別撫其柔良而收其暴桀者畜之軍中策以紀

律至於敵中形勢彼雖或能言之然皆務爲可喜之言以冀投
合不可輕信而吾之虛實險易彼皆得之則又不可以不爲之
防大抵但當益增屯兵多遣間諜以俟得其情狀之實然後乘
其機會量力以應之耳今天子受禪公入對陳戒懇切且言今
日之事固當以嚴守備練將卒戒貪暴省浮費信賞罰抑僥倖
爲急然此事也非事之本也清心寡欲屏遠便佞使姦聲亂色
不留聰明淫詞詖行不接心術則庶乎用志專而見理明功業
可就而邪正可分矣又言爲國之要有三曰用人曰賞功曰罰
罪而所以行之者一曰至公而已故古人善爲國者賢不以讎
而棄愚不以親而用賞不以遠而遺罰不以近而免蓋不敢以
一己之私廢天下之公也若以生殺予奪人莫予違而惟好惡
喜怒之私是徇則不惟示天下以不廣而其偏黨反側之害於

政事亦且無不至矣昔太祖皇帝坐太寧宮使闕重門而直之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必見之此陛下家學也願留聖意以幸天下七月遷中書舍人尋以本職充江淮東西路宣撫判官兼權建康府事時上初卽位慨然有復境土雪讎恥之志方屬張忠獻公以闕外之事顧在廷無可使佐之者以公忠義奮發而沈靜有謀故有是命公力辭建康不允乃辟材吏通判府事分理民政而獨與張公協規并力大飭邊備是時蜀漢之兵北征秦隴雖頗畧定城邑而勝負久不決公爲張公言請襲金以分其勢張公然之公因上奏曰吳璘孤軍深入而金人悉衆拒戰兩軍殺傷雖畧相當然久而不決則危道也兩淮戰士今雖且當固守然事勢已急豈可不爲牽制之舉臣竊以爲莫若分遣舟師出其不意直擣山東中原豪傑宜有應者則彼必還

西師以自救而璘得乘勝以定關中我又及其未至長驅深入
潰其腹心不世之功可一旦而立也若其有備回颿轉施信宿
可還彼亦將如我何哉此不唯救急之計實因敵制勝之一奇
不可失也奏入會朝廷有力主和議者已詔璘班師而公計遂
不行識者恨之公又極論軍中虛籍冗占擺鋪營田差借之弊
且請戒諸將毋得以回易資饋餉結權要十一月召入奏事既
對遣中使面賜金帶會給從臣筆札條上時弊公陳十事一曰
定規模二曰振紀綱三曰勵風俗四曰明賞罰五曰重名器六
曰遵祖宗之法七曰杜邪枉之門八曰裁任子之恩九曰限改
官之數十曰蠲無名之賦其枉邪枉之說曰比年以來左右近
習稍有以名聞於外者士夫奔走趨附將帥納賂買官遠近相
傳道路以目願深察而痛懲之無使或爲聖德之累也隆興改